

归宿

□ 贾平

正月初三,我和弟弟一家相约去村里看望大哥。

大哥的家在西城的宋家庄村,距离城区十多公里,再往西不远就是有名的三十里桃花洞。

大哥从小跟着奶奶生活在这里,小时候去看大哥,得趟过一条清澈的峪道河,翻过一座“火火沟”,再翻过一座“羊羹沟”才能到达。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原本是两座山峁,为何被称之以“沟”,倒是那条仅容一个人通过的山路确是洒着很多羊羹蛋无疑。

大哥成家后在县工程队当合同工,每天下班后要骑着自行车返回家。后来大哥把家搬进城里,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嫂子没有工作,两个侄儿上学,生活自然很是拮据,我至今依然记得,在决定举家进城时大哥的犹豫和迟疑。

工程队解散后,大哥在晋国装饰城开了一间门市,做了几年水暖器材批发。大哥为人诚实,从里到外透着厚道,生意场的人都信任他,买卖做得也不错。

待有了点积蓄,大哥便在城里盖了四间平房,再过几年,又在上面起了二层,院子虽然不大,却也打理得井井有条,两个儿子先后成家,转眼有了一对可爱的小孙孙,一家人其乐融融,俨然在城里扎了根。

可是,就在去年,大哥突然又搬回村里去住了。

满庭芳·驿道驼铃

□ 梁镇川

山西省孝义市贾家庄，一村拥有两枚“国宝”。一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皇庙；一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贾家庄婚俗。如今,贾家庄又开启了晋商古驿道——驼铃街。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挖掘文化资源,振兴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正在这里悄然兴起。郭自强先生功不可没。填词以贺！

 朵朵绒峰，悠蹄缓缓，丈量大漠遥程。朵从久远，揉脖唱咚叮。古道青砖斑驳，痕迹着、岁月峥嵘。斜阳照，旗幡店栈，风雨铸街灯。

 驼铃，摇醒了，乡民贾市，旅意商情。看驿道启开，宅院深庭。婚庆笙箫列阵，影偶戏，美食肴羹。三皇圣，禅声佛佑，龙脉正云腾。

春天

□ 薛卫中

春天是早上微微的清爽，春天是八点钟淡淡的太阳，春天是草皮青黄交错的依恋，春天是柳梢上吐出的一抹嫩绿。

春天是踢毽子的年轻人，热火朝天。春天是球网上飞翔的羽毛球，醉了天蓝。春天是角上静静打拳的太极人，抱守合一。春天是戴着棉帽手套的老年人，轻轻拍打。

春天是空气中流动的舞曲，春天是老柳树下的一堆人，春天是一幅淡淡的画卷，春天是一首太平盛世的歌！

小雪

□ 康亚军

时间纷纷扬扬降,白发苍苍	终究不会山呼海啸人依旧,披披离离
消隐,四散一枝红尘斑驳表情绽放,独自冷艳	夜色中星辰纵跃天上箭,射向厚厚长城几声历史深处的狼,嘶
各种各样变幻,形式不息小雪,八方来集	喝下万物生死之外一些心底隐秘然后下,下一场

赋雪四首

□ 刘保平

三冬无雪	雪过天晴
水瘦山寒木叶枯，三冬无雪近年初。秋来植起千千树，存活明年多少株？	雪过天晴景色新，漫山遍野镀白银。素装褪尽燕归后，绿透纱窗满目春。
雪降立春	雪后初春
春来到时雪满天，舍身润物兆丰年。清明节后山山翠，谁记功劳在绿前？	乍暖还寒二月天，柳黄杨绿小河边。谁家学子归来早？不放书包放纸鸢。

初听这个消息时我吃了一惊,大哥在县城生活了三十多年,年纪大了却回到儿时的破窑洞里,心里该有多么的委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回见了面我得问个明白。

大哥早早在门口迎接我们,脸上笑咪咪的,依然和蔼可亲,丝毫没有落魄的神情。

门前这条弯曲的坡路坑坑洼洼,和三十多年前几乎没什么区别,住在同一条沟里的人家都搬出去了,有的搬进城里,有的在村外靠近公路的地方盖了新房,曾经鸡犬相闻的农舍,只剩下大哥一家在居住。

大哥家的窑洞是过去山区特有的土窑洞,就是从土崖上按尺寸掏进去一个洞,前墙的门面用砖砌起来,再把门窗安上去,里面打个火火打个炕,非常原始简单。大哥对窑洞进行了精心改造,门窗比以前大了许多,用的是现在流行的铝合金,看样子大哥是准备长期在这里居住。

“我们这种窑洞好得多呢,冬暖夏凉,白天不用生火,晚上生一灶灶就行,一天也不冷。”一进家门,大哥便开始介绍,生怕我们忽略了窑洞的优点。“夏天可凉快了,睡觉还得盖被子,根本用不着空调。”嫂子在一旁附和着。

我拉开火盖,灶火果然是歇的,便和小侄女盘腿坐到炕上。偌大一个火炕上,铺着一张绿色的油布,上面画着几朵大牡丹,中间靠边一小行字“汾阳油布厂出品”。过去在我们农村,家家都有这样一块绿色油布,因为家小

炕大,油布便成了家里最大的装饰色。一块油布得用几年甚至十几年,几乎陪伴我们度过所有的童年岁月,那个年代农村出来的孩子,心里都留着一份绿油油的记忆。

大哥把火生着了,不一会儿炕上便暖暖的,身体也跟着热乎起来。

“跟我收鸡蛋去吧。”大哥手里拿着个小盆,招呼我和小侄女,我们便跟着出了街门。

从前,大哥家对面曾经住着一户人家。现在老人都已过世,孩子们也不知去了哪里,窑洞倒塌得剩下几间黑窟窿,原来的大院子也成了空地。大哥回来后把半个空地围起来做了鸡场,土崖上挖了十几个小洞免供鸡下蛋,不停地有母鸡飞进去飞出来,我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拿出来,小侄女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拍照。

鸡场的一角喂着两只鸡,看见来了生人,扬起长脖子嘎嘎直叫唤。我问大哥养鹅做什么,大哥说,看鸡呀！山里晚上会有黄鼠狼出来,黄鼠狼怕鹅,有了鹅鸡就安全了。

“这些鸡一天能下三十多颗蛋,常常是不够卖,还得预订哩,我准备今年再买些小鸡。”大哥不无得意地介绍着,“我喂的是粮食,不喂饲料,就是纯粹的土鸡蛋。夏天我就到地里割草,灰吊甜苣,这些草鸡都爱吃。”

“不够卖了你可以买别人家的鸡蛋卖么。”我说。

“那可不行,我还怕买下假的哩。”大哥扬手一指:“那边的空地是菜地,种下的菜根本



车过田野

□ 雷国裕

小车在平坦的公路上行驶。放眼望去,冬天的原野空旷而安详。那些黄的玉米红的高粱绿的豆子,随着锋利的镰刀或是轰隆隆的机器,早已进入农家的院落、粮仓,成为今冬的农民最可慰藉的希望。间忽有三三两两的身影在远处晃悠,那是冬浇的农民正顶着凛冽的寒风,让清澈的河水封冻已经劳作一年的土地。这样的情景对于我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儿时的记忆中,父亲一年四季都没有休息的时候。秋天最忙,要急赶着把那些已经饱满的谷物带回家,很快小小的院落便码起了一座座小山,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谷物的芳香,惹得叽叽喳喳的麻雀落满枝杈,久久都不愿离去。趁父亲出去一会儿的空隙,它们便集体行动,箭一般俯冲下来,叨几粒粮食后随即仓皇逃去。之后的工序有打场、碾压、簸筛、晾晒,直至颗粒归仓。

寒风乍起或是瑞雪降临,收拾完庭院的父亲便又开始忙碌另一些活计。把那些高高矮矮的秸秆或是藤蔓统统用小平车拉回家,有的晒干当作牛羊的过冬饲料,有的切碎垫进猪圈羊圈积了肥料。不久,再把烂烂的粪便拉到地里,用铁锹或者钁子什么的均匀地扬撒开来,直至散发着腐臭味的粪便严严地覆盖住地面,然后听凭锐利的犁铧翻卷进松软的泥土中……这时的父亲蹲在地头悠悠地燃起一支烟,又开始憧憬明年的收成。

怀着和父亲同样的心情,我学校毕业后参加了乡镇工作。虽然不是直接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但我的内心深处无不感念着土地,感念着和父亲一样勤劳的农民,感念着他们对土地的那一份痴情和眷恋。即使是在“种地不划算”的一片质疑声中,他们依然对土地投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像侍弄自己的孩子那样往复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工作。他们笃信“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的朴素道理,只要看到谷满仓粮满园就足以让他们喜悦一阵子,哪怕面对的是“谷贱伤农”的残酷现实！他们的这种执着与忍耐,源于对土地的深深依赖,源于对自己命运的未可卜知。作为生命的个体,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最需要感情的呵护和生命的支撑。想到那些肆意侵占土地而又恶意拖欠赔偿的卑鄙行径,想到那些打着“怒其不争”的幌子却动辄伤害农民的长官意志,不

老家的白杨树

□ 杜是君

老家在晋西北的岚县,村名贾家庄。像许许多多普通村落一样,老家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背靠茅龙山,窗含马莲山,南北不过十来里,东西不过二十里,既没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可供挖掘开采,也没有一马平川的土地资源可供耕种开发,有的只是两山九梁二十二沟。

按说像这样毫无特色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可书可写的东西,然而,总有种情怀在我心底萦绕,觉得老家尚有一种崇高的东西值得赞颂——那就是白杨树。

有人说:白杨树太普通了,有啥可写的?是啊,白杨树的确既不像红树那么名贵,也不像橡树那样独有异香。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老家的白杨树承载着我无法割舍的情结,把我与乡人、乡事、乡情、乡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我的脑海中关于白杨树的记忆既满满当当又清晰可寻。

春风送暖,杨树的生机,在泛绿的树皮中孕育,在枝头奋发而出的嫩绿中带有淡黄的叶芽中彰显,也在高高的树梢上种谷鸟“姑姑裤”的叫声中舒展。伏天雨后,天气闷

吃不了,都是纯天然,的,洋柿子豆角角,茄子黄瓜啥也有,你们想吃了就上来拿吧。”

说话间,嫂子的午饭做好了,一桌丰盛的午餐,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席间我问嫂子,除了做家务其他时间还干什么。嫂子说,后晌几个村里的女的就来了,在我家院子里跳舞蹈哩。

你还会跳舞?我惊讶地问。我只知道嫂子会打理家务,这些年的过度操劳让她比同龄人显得有些苍老。

跟着手机视频学么,跳上几回就会了。嫂子有点羞涩地说。

这时我才留意到,嫂子的面色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我终于没有问大哥住回村里的理由,哥嫂安详满足的神情似乎已经给了我明确的答案。

城市是一座使人麻醉的地方,人们对它心仪神往,趋之若鹜。我们享受着外卖快递,享受着电影院电梯,享受着很多方便快捷,即便吸进去多少二氧化硫吃进多少地沟油都在所不惜。喧嚣拥挤的街道,铺天盖地的雾霾,难得一见的蓝天,生活中有工作,有车和房子,唯独没有自己。

当我夜以继日地为理想生活努力的时候,大哥却在不经意间过上了我理想中的生活。



知道谁的良心上能够得到安宁,情感上能不受受到强烈震撼！

车过田野,田野无语,它静静地目送车来人往,默默地凝视月落日出。然而,无语的背后,它渴望着直冲云霄的呐喊、渴望着山洪般的暴发！土地是无私的,是那一颗颗金子般的粮食,喂养了我们饥渴的肚腹;农民是慷慨的,是那一双双皴裂的大手,托起了我们城市的高楼！而多年的积弊和恶习,又使我们变得冷漠和贪婪,泯灭了应有的良知和道义,在向土地掘金的同时却使土地的主人远离财富,在向农民索取的同时毫不顾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致使四壁透风的教室里孩子们经不住寒冬的袭击而瑟瑟发抖,残缺的井口中含氟的水质染黄了多少洁白的牙齿,身染重症的老人因买不起昂贵的针药而坠入绝望的境遇……这就是诸多偏僻乡村的农民生活状况,他们佝偻的身躯为生活的重担而弯曲,而他们枯瘦的双手依然顽强地耕耘着几亩薄田。他们大多数人的命运与土地紧紧相连。他们奋斗着牺牲着,内心无时不在充盈着富裕的希望……

车过田野,我常常情不自禁浮想联翩,想这片土地,想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兄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多一份责任多一些关怀,富饶的土地一定会更加富饶,生于斯的农民一定会更加安康！

处会发出一阵“呜——呜——”的像虎吟一样极具穿透力的浑厚低沉的声音,令人心十分凛冽,不由得肃然起敬。

老家的人爱杨,种杨,但凡有个空闲人们或挖坑、或砍栽、或修枝、或种树,都是功夫花在与杨有关的事上.这让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几十棵甚至成百上千棵白杨树。所以,老家的白杨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沟沟岔岔,村前村后随处都有,整个村庄几乎淹没在杨树的海洋中。

也许是水土的缘故,老家的白杨树不仅能够落地生根,无论崖畔谷底只要砍个栽子栽入土中就有极高的成活率,而且是见风而长奋发向上,两三人合抱粗树并不难寻。也许是承载了老人家那份特别关爱的缘故,白杨树把老家骨子里特有的底蕴,舒展在宽大葱绿的叶片上,涵养在挺拔粗壮的树杆上。亦或是生活在白杨树的氛围中潜移默化的缘故,老人家人也像极了白杨树,性格直爽,心底敞亮开阔,做人朴实善良,绝无斜心杂念,做事勤谨肯干,舍得花气力下功夫。所以老家一直是保持着纯正的风气,不争不抢,不偷不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因此,老人家多有出息,七成以上的人在外出工作,被誉为岚县的“文圪洞”。

在我心中,老家即杨,杨亦老家！人即杨,杨亦人也！

文艺副刊 3

父亲为大(外两首)

□ 李峰

在乡下,统称父亲为大。大多数人家都叫大大。父亲的弟弟就叫二大,三大大到如天。父亲走了,一家子就是天塌了。天塌下来了,这个家就没了顶梁柱,日子就一塌糊涂

在家富中,牛最大,父亲就是那头牛春日里,牛拉着犁铧在前面耕地在后面拽着的就是大,那会儿他排行“二牛”日上中天了,牛躺下吃青草,大在“牛饮”

遇到那发怒的事儿,娘总是说:问你大在娘的心里,嫁给了大,就等于靠了一座山有这么大的山挡着,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那还不是毛毛雨,还不是大那烟锅里的一缕缕烟

娘勤俭,娘舍不得,大更是那财迷精脚趾头从软鞋里窜出来了,说是这给孩子扮鬼脸碗里的一块肉肉,大只是闻闻香,都要夹给那娘身上掉下的肉至于对娘,接不紧怕丢了,含在嘴里恶化了

一家子每天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的骨骼在一块一块的松动。终于有一天,大的天塌了没有了“二牛”,山开了个口子,吃不上那肉肉大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坟头,孩子们哭喊:大大呀、大大呀

纸票子

清明到了,市场上有村妇在卖烧纸票子那叫卖声是我听到的最弱的吆喝几十亿的冥币击碎成村妇的花花衣裳一束纸花绑在自行车把上,方向有飘摇的表情

麻钱的样子像哭丧的通宝,在地的手里没有铜臭,纸制的金元宝有麦草的味道。我用人民币买了一摞子纸票子细瞅时,村妇对我说:这还有真假吗？

疼

再有一个月的今天,父亲就走了为什么要如此匆忙,您才过了六十八个正月初三您爱吃的腊月廿八的油糕、大年初一的柿饼还热乎着,还给您留着,您的手却凉了

除了四炷香、一杯酒、一支烟我还能给您什么？现在,我是多么的一无所有这一天里,我的手握不紧一双筷子,心底挂着长长的冰凌,只能长跪在思念的温暖里

走近东埠头沟

□ 梁大智

城因水显,河以歌扬。北方就是缺水,因而北方人就喜欢去有水的地方。休闲时,我常到一条以沟命名的公园散步,用北京话就是遛弯儿。说它是沟其实并不是平常想象中山里的沟,它只是一条海淀温泉镇的排洪河道,这便是东埠头沟。

东埠头沟全长6.1公里,最终汇入上庄水库。东埠头沟中段的2.6公里,恰巧划入了翠湖科技园区,这样经过综合治理,成了一条浅滩湿地、生态驳岸的绿色生态廊。

尚峰尚水和东埠头沟公园中间隔一条京密引水渠,这是北京市最主要的供水线路,所以有“北京市民日常饮用的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是通过京密引水渠输送”这样的说法。引水渠中的水清澈见底,常年流淌。为了饮用水的安全,渠的两侧用铁丝网封闭着。

过了桥就是东埠头沟公园的西入口。整个公园位于北清路与稻香湖路交叉口东南角,设有南、北、西三个入口。从西入口沿小路不远

便是河道,河的东岸贯穿着一条标准的步行道。晨练的人们三三两两,行走的、跑步的。路两边是各种花,还有一片一片高大的树林,鸟叫声此起彼伏。我喜欢拍鸟,因此也喜欢观测鸟。一次,我在树林中竟然发现一只羽毛雪白的鸚鵡雏鸟,头顶有漂亮黄色冠羽,一会儿冠羽便呈扇状竖立起来,就像一朵盛开的葵花。百度一下,原来就叫葵花凤头鸚鵡。小鸚鵡还飞不起来,飞一小段落在林地里了。我走过去把它放在了树的枝干上。

走在步行道上,太阳冉冉升起,迎面空气是新的,让我想起北京人常常提起的妙峰古道。妙峰古道原为山间土路,崎岖难行,清同治年间,慈禧要去妙峰山进香,太監安德海为讨好慈禧太后,出巨资重修此道,道宽七尺,用当地天然石板砌成层蹬,动用大批工匠,据说每铺石一块就得用白

在这里你可以涉小溪,行石洞,穿林木,踏木栈,凭栏处,仰风云,心胸豁然开朗,超然绝俗于尘垢之外。仿佛人也灵动起来,尘世的滞重之物一扫而去,空瓶子里填充了美酒般的心情,让人变得芳香四溢。

确实,人需要自然的外在香,更需要自然的内心香。